

我希望这个时代，能有一个角色也陪着你难过。它残缺的记号（眉毛）可能是疤或故事，偷走大家一半的烦恼。



纸上的猫，偷走你的烦恼

【文/张晓雯 图/受访者提供】

消失的半边眉毛，偷走一半烦恼

一切从小学时的一张贴纸奖励开始。少年的学业成绩算不上优秀，他不知道独爱画画的人生是不是就注定失败。美术老师一个小小的鼓励之举，令他铭记在心。

SECOND(吴政安)开始慢慢将自己画的图案做到信纸、文具上，积极参加市集，一路从广告设计专业念到时尚与媒体传达设计研究生。一边画画，身后还一边传来同院系学生走秀的声音，于是SECOND便想到要去开一间T恤店。看似顺风顺水，儿时的隐忧却在就业期再度侵袭了他一遍：“同届同学都已经在公司当到主管了，而我还在画画，不断反复问自己这样对吗？一张纸、一支笔，会有未来吗？就算接了一些帮别人设计的案子，也都是在服务别人。”

焦急、失眠的夜晚，SECOND会涂鸦到天亮，爽爽猫就这样诞生了：“想到的最重要的两个字是梦想，当时它离我越来越远，快要消失了。如果要把梦想虚拟成一个卡通角色，会是什么动物？我想它一定是猫。除了我很想养之外，猫有种若即若离的感觉，就像梦想一样。想跟它玩，它就不理你；那就埋头工作好了，它却又会过来蹭你，美好又高冷。”爽爽猫的画风是只仅有一边眉毛的猫，据SECOND介绍：“通常可爱的角色都笑得灿烂，仿佛要强行灌输一种开心。可我希望这个时代，能有一个角色也陪着你难过。它残缺的记号（眉毛）可能是疤或故事，偷走大家一半的烦恼。”

小设计，大文创

正如每个八零后、九零后儿时都会蹲守着电视，有一个陪伴自己长大的卡通形象，出现在互联网时代的爽爽猫，通过facebook、Instagram传播更为迅速。现在，爽爽猫已是中国宝岛最受欢迎的漫画形象IP之一，在2014年上海第一届简单生活节的摊位前，也收获了爆棚的人气。这与SECOND当初决定一定要让爽爽猫从纸上走出来拥有实体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SECOND始终迷恋图案+商品的魔力，像行动的舞台，移动的标语，能很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态度。于是他向父亲借了20万台币(约4万人民币)，研究贷款，开始了“一人创业”，从明信片、纸胶带等小物开始，渐渐做到更为复杂的手机壳：“结构多，量产少，工艺复杂，那么小的猫爪里还要藏磁铁，我一家一家厂商拜访，甚至为了找一个环扣去了香港深水埗，我希望它的零件是漂亮的。”带着

做“有温度的周边”的初心，SECOND加入了华研，实现了“高成本独立制作，离大众遥远”到“专业化运作，以更亲民的价格与品质贴近大众生活”的转变，同公司的S.H.E、林宥嘉都和爽爽猫成为了好朋友。

如果画作单纯变成了商品用以贩卖，华人世界的这股文创风潮还不至于给人以蓬勃生机、暖心治愈之感。2014年，知名设计师聂永真为中国台湾最常见的飞垒牌口香糖做设计，以供街友(流浪汉)专卖，保障他们的利益。SECOND也曾在高雄气爆案后为高雄城市轨道交通做设计，在每节车厢画上不同的图文；也曾在桃园机场的一整面墙上创作了爽爽猫环游世界的场景，给少年儿童提供了一个了解世界的机会。这是SECOND理解的设计的力量：“不仅使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是好看的，也让受众更愿意去消费，通过消费再让一些议题被关注到，业态就是流动的。”

SECOND每次PO出画作都附带一句正能量的金句配文，其灵感是来自于读者那些关于烦心事的留言，创作就成了一个互相疗愈的过程。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在日本签书会上特意排在最后的读者，称收行李箱的第一样东西就是SECOND的书，给了自己勇气辞职，考上早稻田圆梦学习语言。在生命的历程中，源头和出口有时是同一个，给我们动力的人也会因为看到我们的努力而让自己也变更好，用自己的所长陪伴彼此的脆弱，反射彼此的光，不正是最美妙的事吗？



吴政安
“爽爽猫”设计者

Q：你念研究生时的画风是偏艺术的，想当艺术家，这与现在你对事业的志向矛盾吗？

A：纯艺术和爽爽猫可能给人的第一印象很有落差。我后来自己也想过，它们在我内心里的逻辑是一样的，就是我始终喜欢画画，想通过画表达我的内心感受。曾经画的是比较抽象、探讨自己的东西，现在希望画出让大家有共鸣、正面的、有鼓励成分的画。这一转变很好玩，就像一路上学了很多技能、画法，可到最后把它们全部放掉，只是想念那时得到那张贴纸被鼓励的感觉，返璞归真。

Q：介绍一下新书《#不加油的勇气》。

A：第一本书《给差一点错过梦想》反响很好，我的压力变得很大，“进步”这个词萦绕在我心中一两年了，有很多“应该”要提高的东西，在某个当下累积到一个爆发点，我甚至不堪重负，去新西兰跳伞。后来发现进步不一定是突然转变画风或画要变得多精致、句子变得多长，而是愿意放掉一直给自己束缚的“加油”，真正静下来听自己内心的故事。“加油”不一定是环游世界或做什么夸张的事情，而是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之中，你可以感觉到今天和明天有一点点不一样。

Q：你如何看待文创风潮下设计师、插画家的前景？

A：台北现在的松烟、华山等文创园区是由废弃工厂改建的，改建后办展览、活动，文化区域得到年轻人进驻，更能提醒大家保留原本的文化是一件重要的事情。新设计师、插画家纷纷聚集，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相信，画画或梦想是可以让他们生存的。以前或许还是得去大公司上班，现在他们可以关注自己想关注的议题，透过设计能力、插画能力让这些议题被讨论，作者群体间也会互相串联、帮忙，有很多可能性正在诞生。